

資治通鑑今註卷三十九

司馬光編集
桑秀雲註

漢紀①三十一 一起昭陽協洽，盡關逢澍離，凡二年。（癸未至甲申，西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。）

淮陽王②

更始元年③ 西元
二十三年

（一）春、正月，甲子朔，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、梁丘賜，斬之，殺士卒二萬餘人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、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④，劉縯與戰於淯陽⑤下，大破之，遂圍宛。先是青、徐賊衆雖數十萬人，訖無文書、號令、旌旗、部曲；及漢兵起，皆稱將軍，攻城掠地，移書稱說⑥。莽聞之，始懼。

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，號更始將軍。時漢兵已十餘萬，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，欲立劉氏以從人望。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；而新市、平林將帥樂放縱，憚縯威明，貪玄懦弱，先共定策立之，然後召縯示其議。縯曰：「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，甚厚！然令赤眉起青、徐，衆數十萬，聞南陽立宗室，恐赤眉復有所立，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，是疑天下⑦而自損權，非所以破莽也。舂陵⑧去宛三百里耳，遽自尊立，爲天下

準的，使後人得承吾敝，非計之善者也；不如且稱王以號令，王勢亦足以斬諸將。若赤眉所立者賢，相率而往從之，必不奪吾爵位；若無所立，破莽，降赤眉，然後舉尊號，亦未晚也。」諸將多曰：「善」。張卬拔劍擊地，〔考異〕司馬彪續漢書卬作印，袁宏後漢紀作斤，皆誤。今從范曄後漢書。曰：「疑事無功，今日之議，不得有二。」衆皆從之。二月，辛巳朔，設壇場於渭水^④，上沙中，玄即皇帝位，南面立，朝羣臣；羞愧流汗，舉手不能言。於是大赦改元。以族父良爲國三老^⑤，王匡爲定國上公，王鳳爲成國上公，朱鮪爲大司馬，劉縯爲大司徒，陳牧爲大司空，餘皆九卿將軍。由是豪傑失望^⑥，多不服。

(二) 王莽欲外示自安，乃染其須髮^⑦，立杜陵史諶女爲皇后，置後宮，位號視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者^⑧凡百二十人。

(三) 莽赦天下，詔王匡、哀章等討青、徐盜賊；嚴尤、陳茂等討前隊醜虜^⑨，明告以生活、丹青之信^⑩；復迷惑不解散，將遣大司空隆新公^⑪將百萬之師剿絕^⑫之矣！

(四) 三月，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，徇昆陽、定陵、鄧^⑬，皆下之。

(五) 王莽聞嚴尤、陳茂敗，乃遣司空王邑馳傳^⑭，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；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，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^⑮，又驅諸猛獸虎、豹、犀、象之屬以助

威武。邑至洛陽，州郡各選精兵，牧守自將，定會者四十二萬人，號百萬。餘在道者，旌旗、輜重⑤，千里不絕。夏五月，尋、邑南出潁州，與嚴尤、陳茂合。

諸將見尋、邑兵盛，皆反走入昆陽，惶怖，憂念妻孥⑥，欲散歸諸城。劉秀曰：「今兵穀既少，而外寇强大，并力禦之，功庶可立；如欲分散，勢無俱全。且宛城未拔，不能相救；昆陽即拔，一日之間，諸部亦滅矣。今不同心膽，共舉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財物邪！」諸將怒曰：「劉將軍何敢如是！」秀笑而起。會候騎⑦還，言大兵且至城北，軍陳數百里，不見其後。諸將素輕秀，及迫急，乃相謂曰：「更請劉將軍計之。」秀復爲圖畫成敗，諸將皆曰：「諾」。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，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，夜與五威將軍李軼⑧等十三騎出城南門，於外收兵。

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，秀等幾不得出。尋、邑縱兵圍昆陽，嚴尤說邑曰：「昆陽城小而堅，今假號⑨者在宛，亟進大兵，彼必奔走；宛敗，昆陽自服。」邑曰：「吾昔圍翟義⑩，坐不生得以見責讓，今將百萬之衆，遇城而不能下，非所以示威也。當先屠此城，喋血⑪而進，前歌後舞，顧不快邪！」遂圍之數十重，列營百數，鉦鼓⑫之聲聞數十里，或爲地道、衝棚⑬撞城，積弩亂發，矢下如雨，城中負戶而汲。王鳳等乞降，不許。

。尋、邑自以爲功在漏刻^⑤，不以軍事爲憂。嚴尤曰：「兵法：圍城爲之闕^⑥，宜使得逸出，以怖宛下。」邑又不聽。

(六)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^⑦嚴說共守宛城，漢兵攻之數月，城中人相食，乃舉城降；更始入都之。諸將欲殺彭，劉縯曰：「彭，郡之大吏，執心堅守^⑧，是其節也。今舉大事，當表義士，不如封之。」更始乃封彭爲歸德^⑨侯。

(七) 劉秀至鄧、定陵，悉發諸營兵。諸將貪惜財物，欲分兵守之。秀曰：「今若破敵，珍寶萬倍，大功可成。如爲所敗，首領無餘，何財物之有！」乃悉發之。六月己卯朔，秀與諸營俱進，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，去大軍四五里而陳。尋、邑亦遣兵數千合戰，秀犇之，斬首數十數^⑩。諸將喜曰：「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也。且復居前，請助將軍。」秀復進，尋、邑兵却，諸部共乘之，斬首數百千級，連勝，遂前，諸將膽氣益壯，無不一當百。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^⑪。尋、邑易之，自將萬餘人行陳^⑫，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，獨迎與漢兵戰，不利。大軍不敢擅相救。尋、邑陳亂，漢兵乘銳崩之，遂殺王尋。城中亦鼓譟而出，中外合勢，震呼動天地。莽兵大潰，走者相騰踐，伏屍百餘里。會大雷、風，屋瓦皆飛，雨下如注，潰川^⑬盛

溢，虎豹皆股戰，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，水爲不流。王邑、嚴尤、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，盡獲其軍實輜重，不可勝筭^⑤，擧之連月不盡，或燔燒其餘。士卒犇走，各還其郡。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。關中聞之震恐。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，皆殺其牧守，自稱將軍，用漢年號以待詔命；旬月之間，徧於天下。

(八) 莽聞漢兵言莽鳩殺^⑥孝平皇帝，乃會公卿於王路堂，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^⑦，泣以示羣臣。

(九) 劉秀復徇潁川，攻父城^⑧不下，屯兵巾車鄉^⑨。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，爲漢兵所獲。異曰：「異有老母在父城，願歸據五城，以効功報德。」秀許之。異歸，謂父城長苗萌曰：「諸將多暴橫，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，觀其言語舉止，非庸人也。」遂與萌率五縣以降。

(十)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，陰勸更始除之。秀謂縯曰：「事欲不善。」縯笑曰：「常如是耳！」更始大會諸將，取縯寶劍視之。綉衣御史司徒建^⑩隨獻玉玦^⑪，更始不敢發。縯舅樊宏謂縯曰：「建得無有范增之意^⑫乎！」縯不應。李軼初與縯兄弟善，後更諂事新貴。秀戒縯曰：「此人不可復信。」縯不從。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，

聞更始立，怒曰：「本起兵圖大事者，伯升兄弟也，今更始何爲者邪！」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，稷不肯拜。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，先收稷，將誅之，續固爭。李軼、朱鮪因勸更始並執續，即日殺之。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。秀聞之，自父城馳詣宛謝^⑤。司徒官屬迎弔秀，秀不與交私語，惟深引過而已。未嘗自伐^⑥昆陽之功，又不敢爲續服喪，飲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是慙，拜秀爲破虜大將軍，封武信侯。

（十一）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：「識文劉氏當復興，國師公姓名是也。」涉遂與國師公劉秀、大司馬董忠、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，以全宗族。^⑦秋七月，伋以其謀告莽，莽召忠詰責，因格殺之。使虎賁以斬馬劍剄^⑧忠，收其宗族，以醇醢、毒藥、白刃、叢棘並一坎而埋之。秀、涉皆自殺。莽以其骨肉、舊臣^⑨，惡其內潰，故隱其誅。莽以軍師外破，大臣內畔，左右亡所信^⑩，不能復遠念郡國，乃召王邑還，爲大司馬，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，崔發爲大司空，司中壽容苗訴爲國師。莽憂懣不能食，但飲酒，啗鮓魚，^⑪讀軍書倦，因馮几寐，不復就枕矣。

（十二）成紀^⑫陳崔、陳義、上邽^⑬楊廣、冀^⑭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，衆數千人，攻平襄^⑮，殺奔鎮戎大尹李育。崔兄子囂素有名，好經書，崔等共推爲上將軍，崔爲白虎將

軍^④，義爲左將軍。鸞遣使聘平陵^⑤方望，以爲軍師。望說鸞立高廟于邑東。已巳（二十日），祠高祖、太宗、世宗，鸞等皆稱臣執事，殺馬同盟，以興輔劉宗。移檄郡國，數莽罪惡。勒兵十萬，擊殺雍州^⑥牧陳慶，安定大尹王向^⑦，〔考異〕王莽傳作「卒正王向」，袁紀作「太守王向」，今從范書。分遣諸將徇隴西、武都、金城、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燉煌，皆下之。

（十三）初，茂陵^⑧公孫述爲清水^⑨長，有能名，遷導江^⑩卒正，治臨邛^⑪。漢兵起，南陽宗應，商人^⑫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，殺王莽庸部牧宋遵，衆合數萬人。述遣使迎成等，成等至成都，虜掠暴橫。述召郡中豪桀，謂曰：「天下同苦新室，思劉氏久矣，故聞漢將軍到，馳迎道路。今百姓無辜，而婦子係獲^⑬，此寇師，非義兵也。」乃使人詐稱漢使者，假述輔漢將軍、蜀郡太宋兼益州牧印綬；選精兵西擊成等^⑭，殺之，並其衆。

（十四）前鍾武侯劉望，起兵汝南，〔考異〕王莽傳作劉聖，今從范書劉玄傳。嚴尤、陳茂往歸之。八月，望即皇帝位，以尤爲大司馬，茂爲丞相。

（十五）王莽使太師王匡、國將哀章守洛陽。〔考異〕袁紀作襄章，今從范書。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，西屏大將軍申屠建、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，三輔震動。析^⑮人鄧曄、于匡起兵南鄉^⑯

以應漢，攻武關都尉朱萌，萌降；進攻右隊⑤大夫宋綱，殺之。西拔湖⑥。莽愈憂，不知所出。崔發言：「古者國有大災，則哭以厭之⑦，宜告天以求救。」莽乃率羣臣至南郊，陳其符命本末，仰天大哭，氣盡，伏而叩頭。諸生、小民旦夕會哭，爲設餐粥；甚悲哀者除以爲郎，郎至五千餘人。

莽拜將軍九人，皆以虎爲號，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，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。時省中黃金尙六十餘萬斤，他財物稱是，莽愈愛之，賜九虎士人四千錢；衆重怨，無鬪意。九虎至華陰⑧回谿⑨，距隘自守。王匡、鄧曄擊之，六虎敗走；二虎⑩詣闕歸死。莽使使責死者安在，皆自殺。其四虎⑪亡，三虎⑫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⑬。

鄧曄開武關⑭迎漢兵。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，與曄等共攻京師倉，未下。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，將數百人北渡渭，入左馮翊界。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⑮，擊（破）（莽）（波）（水）將軍⑯，追犇至長門宮。王憲北至頻陽⑰，所過迎降⑱。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，率衆隨憲。李松、鄧曄引軍至華陰，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；又聞天水陳氏方到，皆爭欲（先）入城，貪立大功、鹵掠之利。莽赦城中囚徒，皆授兵，殺豨⑲，飲其血，與誓曰：「有不爲新室者，社鬼記之！」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。渡渭橋，皆散走；諶空

還。衆兵發掘奔妻、子、父、祖冢，燒其棺槨及九廟、明堂、辟雍，火照城中。

九月戊申朔，兵從宣平城門[㊦]入，張邯逢兵見殺，王邑、王林、王巡、鄧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。會日暮，官府、邸第盡奔亡。已酉（二日），城中少年朱弟、張魚等恐見剽掠，趨謹並和，燒作室門[㊧]，斧敬法闕[㊨]，呼曰：「反虜王奔，何不出降？」火及掖庭、承明、黃皇室主所居。黃皇室主曰：「何面目以見漢家！」自投火中而死。

奔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輒隨之。奔紺[㊩]拘[㊪]服，持虞帝匕首；天文郎按式[㊫]於前，奔旋席隨斗柄而坐，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漢兵其如予何。」庚戌（三日）且明，羣臣扶掖奔自前殿之漸臺[㊬]，欲阻池水，公卿從官尙千餘人隨之。王邑晝夜戰，罷[㊭]極，士死傷略盡；馳入宮，間關[㊮]至漸臺，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，邑叱之，令還，父子共守奔。軍人入殿中，聞奔在漸臺，衆共圍之數百重。臺上猶與相射，矢盡，短兵接；王邑父子、鄧惲、王巡戰死，奔入室下。鋪時[㊯]衆兵上臺，苗訢、唐尊、王盛等皆死。商人杜吳殺奔，校尉東海公賓就斬奔首，軍人分奔身，節解[㊰]分，爭相殺者數十人。公賓就持奔首詣王憲。憲自稱漢大將軍，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；舍^㊱東宮，妻奔後宮，乘其車服。癸丑（六日），李松、鄧曄入長安，將軍趙萌、申屠建亦至。以王憲得璽授不上，多挾

宮女，建天子鼓旗，收斬之。傳莽首詣宛，縣^④於市；百姓共提擊之，或切食其舌。班固贊曰：「王莽始起外戚，折節力行以要名譽。及居位輔政，勤勞國家，直道而行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^⑤者邪；莽既不仁，而有佞邪之材，又乘四父^⑥歷世之權，遭漢中微，國統三絕^⑦，而太后壽考，爲之宗主，故得肆其姦慝^⑧，以成篡盜之禍。推是言之，亦天時，非人力之致矣！及其竊位南面，顛覆之勢險於桀、紂，而莽晏然自以黃、虞^⑨復出也，乃始恣睢，奮其威詐，毒流諸夏，亂延蠻貉，猶未足以逞其欲焉。是以四海之內，囂然^⑩喪其樂生之心，中外憤怨，遠近俱發，城池不守，支體分裂，遂令天下城邑爲虛^⑪，害徧生民，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，考其禍敗，未有如莽之甚者也。昔秦燔詩、書以立私議，莽誦六藝以文姦言^⑫，同歸殊途，俱用滅亡，皆聖王^⑬之驅除云爾！」

(十六) 定國上公主匡拔洛陽，生縛莽太師王匡、哀章，皆斬之。冬十月，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，並誅嚴尤、陳茂，郡縣皆降。

(十七) 更始將都洛陽，以劉秀行司隸校尉^⑭，使前整修官府。秀乃置僚屬，作文移^⑮，從事司察，一如舊章^⑯。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，見諸將過，皆冠幘^⑰而服婦人衣，莫不笑之。及見司隸僚屬，皆歡喜不自勝，老吏或垂涕曰：「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！」

由是識者皆屬心焉。

更始北都洛陽，分遣使者徇郡國，曰：「先降者復爵位！」使者至上谷，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，上印綬；使者納之，一宿，無還意。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，請之，使者不與，曰：「天王使者，功曹欲脅之邪！」恂曰：「非敢脅使君，竊傷計之不詳也。今天下初定，使君建節銜命，郡國莫不延頸傾耳；今始至上谷而先墮。大信，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！」使者不應。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；況至，恂進取印綬帶況。使者不得已，乃承制詔之，況受而歸。

宛人彭寵，吳漢亡命在漁陽，鄉人韓鴻爲更始使，徇北州，承制拜寵偏將軍，行漁陽太守事，以漢爲安樂令。

更始遣使降赤眉。樊崇等聞漢室復興，卽留其兵，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，更始皆封爲列侯。崇等旣未有國邑，而留衆稍有離叛者，乃復亡歸其營。

(十八) 王莽盧江連率潁川李憲據郡自守，稱淮南王。

(十九) 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，更始封爲梁王，都睢陽。

(廿)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，大司徒賜言：「諸家子，獨有文叔可用。」朱鮪等

以爲不可，更始狐疑，賜深勸之。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，持節北渡河，鎮慰州郡。

（廿一）以大司徒賜爲丞相，令先入關脩宗廟、宮室。

（廿二）大司馬秀至河北，所過郡縣，考察官吏，黜陟能否，平遣囚徒，除王莽苛政，復漢官名，吏民喜悅，爭持牛酒迎勞，秀皆不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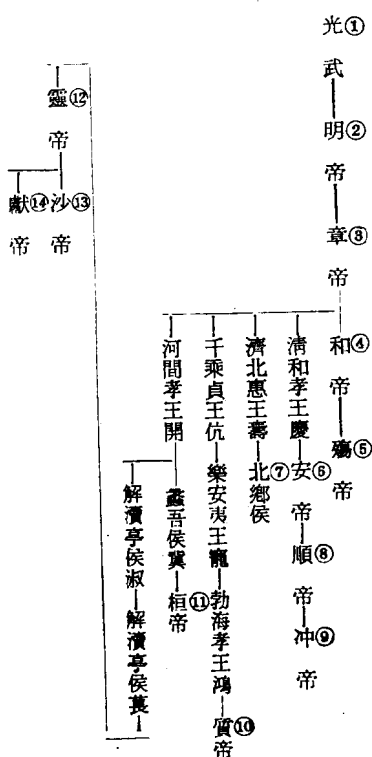
南陽鄧禹杖策追秀，及於鄴。秀曰：「我得專封拜，生遠來，寧欲仕乎？」禹曰：「不願也。」秀曰：「卽如是，何欲爲？」禹曰：「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，禹得効其尺寸，垂功名於竹帛耳！」秀笑，因留宿問語。禹進說曰：「今山東未安，赤眉、青犢之屬動以萬數。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，諸將皆庸人屈起，志在財幣，爭用威力，朝夕自快而已，非有忠良明智、深慮遠圖，欲尊主安民者也。歷觀往古聖人之興，二科而已，天時與人事也。今以天時觀之，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；以人事觀之，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，分崩離析，形勢可見。明公雖建藩輔之功，猶恐無所成立也。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，爲天下所嚮服，軍政齊肅，賞罰明信。爲今之計，莫如延攬英雄，務悅民心，立高祖之業，救萬民之命，以公而慮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秀大悅，因令禹宿止於中，與定計議；每任使諸將，多訪於禹，皆當其才。

秀自兄縝之死，每獨居，輒不御酒肉，枕席有涕泣處。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，秀止之曰：「卿勿妄言。」異因進說曰：「更始政亂，百姓無所依戴，夫人久饑渴，易爲充飽。今公專命方面，宜分遣官屬，徇行郡縣，宣布惠澤。」秀納之。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，退見官屬將兵法度，不與他將同，遂自結納。

（廿三）故趙繆王子林，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。秀不從，去之眞定。林素任俠於趙、魏間。王莽時，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，莽殺之。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子輿，云母故成帝謳者，嘗見黃氣從上下，遂任身；趙后欲害之，僞易他人子，以故得全。林等信之，與趙國大豪李育、張參等謀共立郎。會民間傳赤眉將渡河，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，以觀衆心。百姓多信之。十二月，林等率車騎數百，晨入邯鄲城，止於王宮，立即爲天子；分遣將帥徇下幽、冀，移檄州郡，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。

【註】

① 東漢世系表



號數指即帝位之次序，無號數者未爲皇帝。

② 淮陽王：諱玄，字聖公，光武族兄也。帝王世紀曰：「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，利生子張，子張生玄。後敗，降赤眉，光武詔封爲淮陽王。」

③ 更始元年：是年二月，卽位改元。

④ 宛：今河南南陽縣。⑤ 稱說：數王莽之罪。

⑥ 疑天下：宗室相爭，天下莫知所從。⑦ 春陵：世祖更曰章陵，今湖北省甯陽縣東。⑧ 清水：亦稱白河。源出河南嵩縣西南攻離山，東南流經南召、南陽、新野諸縣，入湖北襄陽縣境，會唐河，注漢水。⑨ 國三老：三老爲鄉

官之一，掌教化。初僅有鄉三老、縣三老，後始有郡三老、國三老，係一種榮譽，表示其在社會中之地位，而不自實際政治責任。

①豪傑失望：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，今立劉玄，故失望。

②須髮：鬚髮。

③置後宮，位號視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者：三夫人視三公，九嬪視九卿，二十七世婦視二十七大夫；八十一御妻視八十一元士。

④醜虜：衆虜。

⑤生活、丹青之信：顏師古曰：「生活，謂來降者不殺之也。丹青

之信，言明著也。」

⑥大司空隆新公：王邑。

⑦剝絕：滅絕。

⑧昆陽、定陵、鄧：皆地名。昆

陽，今河南省葉縣。定陵，今河南舞陽縣北十五里。鄧，今河南鄧城縣西南五里。

⑨馳傳：如淳曰：「律

：四馬高足爲置傳，四馬中足爲馳傳，四馬下足爲乘傳，一馬二馬輜傳。」顏師古曰：「傳者若今之驛。古者以車謂之傳車，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。」

⑩壘尉：鄭玄曰：「軍壁曰壘」。李賢曰：「壘尉主壁壘之事」。

⑪旌旗、輜重：李賢曰：「周禮曰：『折羽爲旌，熊虎爲旗。』輜，車名。釋名曰：『輜，厠也。』謂軍糧什物，雜厠載之，以其累重，故稱輜重。」

⑫妻孥：妻子。

⑬侯騎：偵騎。

⑭五威將軍李軼：李

賢曰：「王莽置五威將軍，其衣服依五方之色，以威天下。李軼初起，猶假以爲號。余謂如太常偏將軍、廷尉大將軍之類，亦猶莽之納言大將軍、秩宗大將軍，是即前所云九卿將軍也。」

⑮假號：僭位者，指更始。

⑯圍翟義：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居攝二年。

⑰蹀血：蹀，蹈也。蹀血而進謂踐履血而進。

⑱鉦鼓：鉦

，鐃也。鉦鼓之聲，爲進退士衆之節。

⑲漏刻：猶言頃刻也。

⑳闕：師古曰：「此兵法之言也。闕，不合也。孫子曰：『圉師必闕』，曹操注云：司馬法云：『圉其三面，闕其一面，所以示生路也。』」

㉑貳：副也。王莽使嚴說爲

甄阜之副。

⑤執心堅守：「堅守」通行本作「固守」，今從宋本。

⑥歸德：地名，故治在今甘肅省

慶陽縣東北。

⑦級：李賢曰：秦法：斬首一賜爵一級，因謂斬首爲級。

⑧中堅：李賢曰：「凡軍事

，中軍將軍至尊，以堅銳自輔，故曰中堅也。」

⑨行陳：顏師古曰：「巡行軍陳也。」

⑩湟川：水

經曰：「湟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，東南經昆陽城北，東入汝。」魯陽縣今河南魯山縣。

⑪算：算。

⑫鳩殺：鳩，毒鳥也。以毒酒飲殺人曰鳩。

⑬金騰之策：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六年。

⑭父城：今

河南寶豐縣東四十里。

⑮巾車鄉：李賢曰：在父城界。

⑯申徒建：申徒、複姓，卽申屠。

⑰

缺：與決同音，令早決斷。

⑱范增之意：范增事見九卷高帝元年。

⑲謝：李賢曰：「以伯升見害，

心不自安，故謝。」

⑳伐：矜誇。

㉑以全宗族：以全王涉之宗族。

㉒剄：斬截也。

㉓骨肉舊臣：顏師古曰：「王涉，骨肉；劉歆，舊臣。」

㉔胡三省曰：按莽傳，涉，曲陽侯根子也。」

左右亡所信：亡與無古通用，言左右無能相信之人。

㉕鰥魚：鮑魚。

㉖成紀：今甘肅秦安縣北八

十里。

㉗冀：今甘肅甘谷縣南。

㉘平襄：今甘肅通渭縣

西南。

㉙白虎將軍：崔本自署右將軍。白虎居右，又起兵於西方，白虎主之，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。

㉚平陵：昭帝陵，因以爲縣。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。

㉛雍州：王莽改漢涼州曰雍州。

㉜王向

：向，平阿侯王譚之子。

㉝茂陵：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。

㉞清水：今甘肅省天水縣。

㉟導江

：王莽改蜀郡曰導江。

㊱臨邛：今四川邛崃。

㊲商：今陝西商縣東八十五里。

㊳係獲：繫獲

也。

㊴西擊成等：胡三省曰：「臨邛在成都西南。述兵自臨邛迎擊成等，非西向也。此承范史之誤。」

⑤析：今河南內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內鄉保。

⑥南鄉：顏師古曰：「南鄉，析縣之鄉名也。」

⑦右

隊：王莽改弘農郡曰右隊。

⑧湖：今河南閿鄉縣東。

⑨哭以厭之：顏師古曰：「周禮春官之屬女巫

之職曰：凡邦之大災，歌哭以請。哭者，所以告哀也。」

⑩華陰：今陝西華陰縣東南。

⑪回谿：俗

所謂回阮，在今河南洛寧縣東北。

⑫二虎：指史熊、王況。

⑬四虎：史逸其名。

⑭三虎：指

郭欽、陳聲、成重。

⑮京師倉：顏師古曰：「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。」

⑯武關：在陝西省商縣

東。

⑰新豐：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。

⑱波水將軍：波水，在長安南。

⑲頻陽：今陝西省富平

縣東北五十里。

⑳所過迎降：顏師古曰：「所過之處，人皆來迎而降附也。」

㉑豨：豕也。

㉒宣平城門：顏師古曰：「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。」

㉓作室門：程大昌曰：「作室者，未央宮西北織室

、暴室之類，黃圖謂爲尙方工作之所者也。」胡三省曰：「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，蓋未央宮之便門也。」

㉔斧敬法闢：用斧斫敬法殿小門。

㉕紺：帛深青而露赤色。

㉖枸：純一色。

㉗式：顏師古曰

：「式，所以占時日。」

㉘漸臺：胡三省曰：「此未央宮之漸臺也。水經：未央漸臺在滄池中，建章漸臺

在太液池中。程大昌曰：漸者漬也，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。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可名爲漸臺。」

㉙罷：

疲勞。

㉚間闕：顏師古曰：「間闕猶言崎嶇展轉也。」

㉛鋪時：淮南子天文訓「日至於悲谷，是謂

鋪時。」卽晚餐之時。

㉜膾：塊切肉也。

㉝舍：宿也。

㉞縣：卽古懸字。

㉟色取仁而

行遠：顏師古曰：「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，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，而行則遠之。」

㊱四父：王鳳、王

音、王商、王根，皆莽之諸父。

㊲國統三絕：成、哀、平三帝皆絕。

㊳姦慝：邪惡也。

㊴黃